



鸿雁传书 见字如面

文\本版特约撰稿 王一冰

《见字如面》是一档低调而温暖的节目，它随风潜入夜，触摸着每一个人心中那团热气。谁也想不到，明星读信这样质朴的内容在综艺节目绚烂如花的当下，依然可以感动万万千行色匆忙的甲乙丙丁。

在通讯发达的今天，开个直播或视频聊天，见人如面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生，文字交流变得基础而廉价。“书信”这种古老的形式，在今天回看，恰因遥远和陌生才比以往更具有深厚与温暖的动容。“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”，短短的只言片语，便可以沟通海角天涯的旅人心与家的距离。

献君王：纵横捭阖言大事

在存世的书信名篇当中，呈给君主的书信，往往因其关乎国家大事而得以流传。或旁证某些国策扭转树立的过程，或彰显谋臣大夫们卓越的智慧，或表现出光华绚丽的辞采，总之，这类书信，表现出大气磅礴、纵横捭阖的金属音色，充满古代主旋律大叙述的刚性美感，比较有代表性，如《告赵宣子书》《报燕惠王书》等，尤以李斯的《谏逐客书》最为有名。

这些政治性的书信，确乎更多了一些“主义”、大词和政治诉求，少了个人的色彩，对于今天这样一个崇尚小我和细节的“小时代”来说，欠缺了迷人的色彩。

在纵横捭阖言说大事的同时，也可以有真情流露的片段或篇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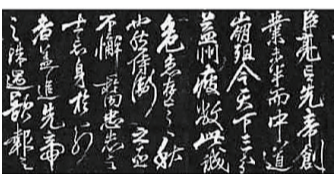
“表”是臣下进上给帝王看的，属于书信范畴的公文。诸葛亮在《出师表》中安排了北伐之后宫中、府中之一应人事之后，笔锋一转，恳切地谈道：“臣本布衣，躬耕于南阳，苟全性命于乱世，不求闻达于诸侯……由是感激，遂许先帝以驱驰……尔来二十有一年矣。”一灯如豆，一个须发斑白的老臣写下这段深沉的自述，半生戎马坎坷历历在目，那是怎样一种触碰人心的力道？

李密的《陈情表》更是令人感动。作为蜀汉旧臣，他深知出任司马晋家的政治风险，然而强违王命又注定以卵击石，所以大打亲情牌，不失为一手高招。父亲亡故，母亲改嫁，李密从小就由祖母抚养长大，而今祖母九十六岁，“日薄西山，气息奄奄，人命危浅，朝不虑夕。臣无祖母，无以至今日，祖母无臣，无以终余年。母、孙二人，更相为命，是以区区不能废远。”话说到这个份儿上，也算至诚至真的肺腑之言，每每令人唏嘘不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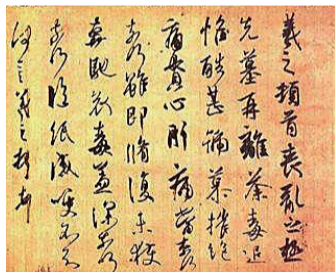
君主有事也写信给臣下。曹操就在给荀彧的信中表达对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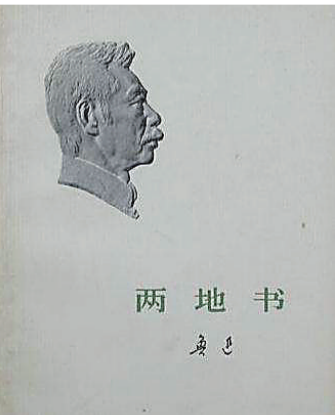
张国立在《见字如面》节目里读信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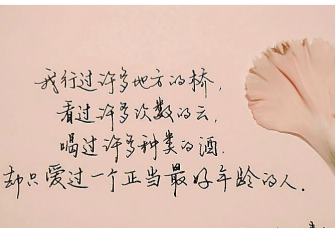
《出师表》



《丧乱帖》



《两地书》



沈从文《情书》

谋士郭嘉的追怀：“郭奉孝年不满四十，相与周旋十一年，阻险艰难，皆共罹之……欲以后事属之，何意卒尔失之，悲痛伤心。”无论如何，奸雄狡诈如曹操，在谈论自己最依赖的谋士时，那种痛心和遗憾依然溢于言表。不啻曹操，他的两个值得称道的儿子曹丕和曹植，也在传世书信中表现出了非凡的文学风采，曹丕的《与吴质书》、曹植的《与杨德祖书》就是此类。

与友人：天南海北存知己

除了写给君主，更多的书信往来于友人之间。人生来是孤独的，所以人类发明了复杂的语言系统，用以陈说自我，建立共鸣。

朋友之间的书信往来，内容非常广泛，可以是分享一次旅行的见闻，比如吴均的《与朱元思书》。吴均将风景写在信中，寄给朋友：“风烟俱净，天山共色。从流飘荡，任意东西。自富阳至桐庐，一百许里，奇山异水，天下独绝。”上学的时候学习此文，始终不明白纯粹的景物描摹究竟有何价值，只是用心于“鸢飞戾天者，望峰息心；经纶世务者，窥谷忘反”这样可能包含价值判断的句子。长大后才明了，急于将好山好水分享给友人，那份纯粹的情谊和喜悦，才是友情的含义。

也可以剖白自己难以言说的灵魂，比如《报任安书》。受了腐刑的司马迁有机会经常出入宫廷，好友任安因事获罪，写信给司马迁，希望他能在武帝身边周旋。但是司马迁已经阅尽了人间的炎凉冷暖，知道友人所托之难，便回信给任安，将自己忍辱苟活的艰难吐露无遗：“仆以口语遇遭此祸，重为乡党戮，以污辱先人……虽累百世，垢弥甚耳！是以肠一日而九回……每念斯耻，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！”任安还是被

腰斩了。亏了这篇文章，我们才得以窥见司马迁的纠结的内心。

也可以是蹩脚的求职信，如李白的《与韩荆州书》：“白，陇西布衣，流落楚汉。十五好剑术，遍干诸侯。三十成文章，历抵卿相。虽长不满七尺，而心雄万夫。皆王公大人许与气义。此畴曩心迹，安敢不尽于君侯哉！”这是多么高傲的自我人设，然而并没有打动韩荆州的心。别急于为李白鸣不平，大凡诗心灿烂的人，往往情商是短板。即使许李白以高位，他也未必干得出色。

但更多的，则是友人之间的絮絮叨叨，无拘无束地直抒胸臆，比如因为书法而存信数量颇丰的王羲之。“寒切，比各佳不？念忧伤，久悬情。吾食至少，劣劣！力因谢司马书，不具。”这是他的《寒切帖》，“吾食至少，劣劣”，这是作者糟糕的身体状况。“丧乱之极，先墓再离荼毒，追惟酷甚，号慕摧绝，痛贯心肝，痛当奈何奈何！虽即修复，未获奔驰，哀毒益深，奈何奈何！临纸感哽，不知何言。”这是他的《丧乱帖》，先人坟墓被毁，伤痛之情，甚至有些慌不择笔。有一段时间，王羲之的生活颇不得志，或许他的灵魂格外需要友人的安抚。

致爱人：一词一句总关情

无论是“云中谁寄锦书来”，还是“书被催成墨未浓”，更多的人乐于谈论的，恐怕还是才子佳人、郎才女貌之间卿卿我我、你侬我依的鸿雁传书。

情书，或许应该算是家书的一类，不谈那些谆谆教诲下一代好好成人的《诫子书》《训俭示康》或者《傅雷家书》，只想凑热闹说一和爱相关的这一部分。

说到情书，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“数字信”可能是后人杜撰的，至少语言不像汉朝人的风

格。现代名流的例子，比古人更好用。

“我寄你的信，总要送往邮局，不喜欢放在街边的绿色邮筒中，我总疑心那里会慢一点。”这是《两地书》里面的句子。鲁迅与许广平之间的爱情，总会有人持有异议，但是单看这个句子，没有我们印象当中鲁迅的生硬和棱角，充满了青涩的初恋一般的细腻和单纯。于是，现代文学和思想史上的那一头“小怪兽”，在爱情里变得驯良和可爱起来。

“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，看过许多次数的云，喝过许多种类的酒，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。”这是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句子。沈从文安静的句子一如他“乡下人”傻乎乎的内心。胡适为了沈从文追求张兆和也做了大量的媒妁工作。当合肥张氏家族慎重思量，决定接纳沈从文之后，二姐允和就给身在外地的沈从文发去一字双关的电报“允”。张兆和担心这个笨笨的乡下人不解二姐的意思，又亲自致电说：“乡下人喝杯甜酒吧。”这是一个听起来颇为美好的段落。

不幸也有。“我站在天国门口，多少感到一点恐惧，这是第一次，生活教我谨慎，而热血却使我勇敢。”这是顾城写给谢烨的情书。1979年的顾城在火车上与谢烨相遇，爱情由此诞生。然而，英儿的出现，改变了一切。这段三个人的错综关系，最终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收场。1993年10月8日在新西兰激流岛，顾城杀死谢烨之后自杀，过程成谜。所以，并不是好的文学，一定出自好的生活；美的感动，也不全等于良善的结局。天国的门前，有时真的令人寒战。

比起林觉民的《与妻书》，金圣叹的绝笔信更令人回味：“咸菜与黄豆同吃，大有胡桃滋味。此法一传，我无遗憾矣！”这是有所隐喻，还是视死如归？是反讽戏弄，还是黑色幽默？一代才子的所思所想，如今变成了典故和逸闻，口耳相传。

竹木、绢帛、纸张，书信曾是人们主要的交流手段。而今，电报、电话、传呼、手机、短信、QQ、微信，通信方式和手段的变化加快了我们交流的频度和广度，世界变得越来越密切的同时，心却越来越遥远。所以，当我们面对万万千古往今来的书信的时候，内心陡然升腾起怀旧与感染。段子说，当我们有了一个可以无限存储的手机，却再也找不到可以无限畅聊的人了。我想，书信也是一样。☑